從海域獵場到永續共治：臺灣定置漁業的世紀轉型

文 賴品瑀 · 攝影 游忠霖（大山影像工作室）

從被動等待魚群入網的「傳統狩獵」，轉變為主動管理海域與維護資源的「定點守護」。臺灣的定置漁網目前不僅是穩定提供新鮮海魚的重要漁法，更是「適度採捕、永續循環」與周邊生態和諧共生的存在，而且身兼推廣永續海鮮、食魚教育的在地觀光亮點角色。

宜花東地區順應黑潮與海溝地形發展出「深水定置漁場」；西部竹苗地區則應對潮差與沿岸沙洲採用「淺水網」，澎湖「石滬」則利用潮汐陷阱捕魚。這些漁法共通點在於「順應自然、絕不趕盡殺絕」，也分別展現出不同區域因地制宜的海洋生存智慧。

1



2

順應自然的海洋智慧與百年脈絡

回顧臺灣定置漁場漁業的發展，早在 1910 年代，日本人將「大敷網」技術引進臺灣，利用沿海地形與黑潮洋流，於宜蘭、花蓮及臺東等地設置固定網具，1970 年代本地漁民接手漁場後，逐步引進「落網」（天幕網）與「落入式定置漁場」技術，大幅提升抗浪能力與捕撈效率，使東部沿海的定置漁場規模漸趨穩定，已與目前的樣貌差距不遠。

台灣定置漁業協會理事長張富泉表示，建置一套現代化定置漁場，包含錨碇、網具、標示燈具等設備及後續養護，需投入數千萬甚至上億元資金，同時更要承擔颱風或極端氣候破壞設施的風險，例如近年幾次颱風帶來重大破壞，甚至有業者一夕之間五年的收益都賠掉了。在高投資高風險的狀況下，目前有部分定置漁場業者也如其他漁業同樣面臨接班問題。

高額資本下的經營挑戰與管理責任

台灣定置漁業協會總幹事陳正信回顧，大約在 1980 年代，學界開始討論起「定置漁業權」，定置漁場是否獨占了採捕權、是否將公共海域資本化、私人化的問題，因此業者也在 1988 年組成協會因應。

在當時的討論之後，「業者付出高額成本應該得到明確且穩定的經營年限與海域空間作為保障」的邏輯得到肯認，但相對地，在生產許可取得後管理權責也隨之不斷加重，先從盤點面積、收取 1 公頃 5,000 元的權利金開始，後續更有維持夜間航行安全標示、定期回收廢棄網具、如實申報漁獲數據等責任，並在近年持續被賦予了如友善網具改進、人工現場挑選放流幼魚及保育類生物等資源保育的角色。

簡而言之，漁業權制度逐步形成至今，不僅賦予經營者特定的海域使用與管理權利，有了穩定



3

1 | 建置一套現代化定置漁場，包含了錨碇、網具、標示燈具等設備，更有後續養護，需投入數千萬甚至上億元資金。
2 | 西部竹苗地區應對潮差與沿岸沙洲採用「淺水網」。
3 | 台灣定置漁業協會理事長張富泉。



的使用權，業者才願意進行長期投資，包含護漁、環境監測與友善網具的升級，使漁業權從單純的「生產許可」晉升為「地方海域治理的責任」。

漁業權證照的管理，從確實測量出實際各漁場的海域位置、面積出發，最直觀的是縣市政府就能依照這個資訊開始收錢，但同時背後更有盤點漁場海域空間排他性與安全性，包含是否影響既有航道、網具設施設置是否符合耐震抗浪標準、漁場重疊性，以及對周邊海岸生態環境的衝擊評估。在此機制下，業者有責任定期維護標示燈具與防護設施以確保航行安全、落實廢棄網具回收、如實申報漁獲數據，並在颱風或極端天氣時做好安全防護。

多元經營與觀光跨界的轉型浪潮

此外，隨著海域利用的多元發展，目前定置漁場與娛樂漁業漁船、水上活動等觀光業者曾經有過衝突與協調，在透過地方政府召開跨局處協調會與公聽會後以劃定安全緩衝區共存，目前漸漸有定置漁場參與觀光、海洋教育的行動，與在地社區有更多的合作與共融。例如澎湖石滬堆砌技術與東部定置漁場文化獲登錄為文化資產，定置漁場轉化為「戶外海洋教室」，讓學生與民眾現場觀察魚類生態，體會漁業與保育如何平衡。

花蓮「洄遊吧」規劃「漁場產地深度導覽」，邀請定置漁場的漁人擔任「漁講師」、帶民眾看漁港拍賣、觀察海上定置漁場，與在地定置漁場合作，同時將鮮撈漁獲經由透明化包裝與產銷履歷轉化為生鮮商品。目前是最負盛名的品牌，也啟發了更多業者陸續展開結合定置漁場與觀光、海鮮直銷或深度海洋體驗的發展。

例如宜蘭東澳灣有結合獨木舟、SUP 活動，帶領遊客從海上視角近距離觀察定置漁場的浮標與網具結構，並遠眺粉鳥林漁港絕美景致的遊程；新竹香山的「明發定置漁場」則每天配合潮汐，現場直接開賣當日定置漁場捕獲的活體野生鮮魚，吸引大量饕客前往體驗「現搶現買」的熱絡氣氛；臺東成功亦有數個定置漁場結合黑潮與鏢旗魚文化，推出深度參觀定置漁網的遊程。

張富泉自家在臺東經營「三和定置漁場」，則是先從發展網購、細緻介紹每一種漁產，來打破過往批發給大盤收入受制於人的劣勢，因此在漁獲量下降時還能用品質走出自己的品牌，目前三和也開始與當地知本溫泉業者結盟規劃組合遊程。

綜觀同業與自身的經歷，張富泉指出目前定置漁場要談轉型與多元經營也並非都很容易。因為在漁獲量下修且不時遭遇風災侵擾下，有些業者維



持經營已不甚容易，現階段暫無餘裕開拓新的業務。再者，想要發動創新的多為漁二代，普遍與上一代的溝通與磨合過程需要不少時間，況且由於定置漁場的投資龐大，大多為多人合夥，要統合意見的難度又會顯得更高。因此雖然政府並非沒有投入資源，例如海洋委員會就有針對促進南迴地區的海洋共生與地方產業展開永續行動的「黑潮共好：南迴海洋共生與地方產業永續發展計畫」，但是否足夠推動其邁開走向更多元經驗的第一步，多數業者目前還是會質疑、會考慮到底划不划算。

實踐永續保育與海洋研究的新角色

「讓魚進來，也讓小魚出去」即是目前定置漁場配合海洋資源永續的最高指導原則。由於定置漁場屬於被動式陷阱，魚群入網後仍保持活體狀態。因此只要揚網時，從業人員依法將海龜、海豚、鯊魚與魟魚等保育類海洋生物，或例如鬼頭刀等有規定未達成熟體型的個體直接放回大海，即可有效保育海洋資源。再者，為了減緩混獲與友善網具，目前已有加大網目尺寸可讓幼魚穿透逃逸、加裝如海龜逃生口的新設備可以採用，都可以從源頭減少非目標物種的混獲。

張富泉表示，這不只是因為法律有要求、也是漁民真心認同，據他所知，各漁場普遍認真落實這些共識。但唯獨體型碩大的鯨鯊是目前最大的難題，因為要放走牠，就必須把整面網子打開，那麼其他漁獲也都一起逃脫了，的確會是不小的損失，雖然漁民都同意要配合，但也不免有些人會想抱著「反正不要把牠運回港裡就不會受罰，在海裡處理掉就不影響漁獲了，誰會知道！」的想法看待如誤捕鯨鯊的因應。建議漁民選擇收成後的時段打開漁網野放鯨鯊，減少漁獲一起流失的損失。

另外在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上，定置漁場也一直是學界最重視的合作對象之一，透過定置漁場每日紀錄的漁獲品種與數量、持續累積的水溫與洋流改變資料，定置漁場成為最即時、長期的「公民科學海岸生態資料庫」忠實持續紀錄海洋資源變化，成為產官學界可靠的保育夥伴。

在此趨勢下，定置漁業將穩健持續地從傳統生產者全面轉型為「海洋生態守護者」與「地方治理共治夥伴」。在可期待的未來裡，漁場不僅是提供高品質蛋白質的基地，更會是海洋環境監測站與在地海洋文化的核心精神所在。

4 | 新竹香山明發定置漁場，每天配合潮汐，現場直接開賣當日定置漁場捕獲的活體野生鮮魚。
5 | 澎湖「石滬」利用潮汐陷阱捕魚。